



辩证看文艺作品的情绪和情感

胡一峰

当今时代，大众情绪多样复杂、快速变化，时代情感恢弘深沉、赤忱饱满。创作的触角理应深入其间，从最鲜活的生活体验中汲取最丰沛的情感能量，刻印足迹，叩问心灵，彰显万千气象。

纵览2025年涌现出的文艺佳作，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深沉的家国之情，彰显民族精神的强大凝聚力；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的烈士豪情，令无数观众泪目；小说《人间广厦》展开冷暖人情的风俗画卷，引人重新认识生活。对“情”的描摹、抒发和激荡，是这些作品成功的共同秘诀。

情，是作品的内核，也是创作的动力源。古人讲究“诗缘情”，把“登山则情满于山”作为理想的创作状态，以“一切景语皆情语”衡量创作效果。主题、题材、类型的不同，以及创作者个性和风格的差异，都会影响情感表达的方式。天下有相似的故事，却没有雷同的杰作。创作者只有开启情感的闸门，使其流淌于生活厚土之中，作品才能独出机杼而又扣人心弦。

深沉、稳定的情感常通过即时、多变的情愫得以表达，即便同样的情感，在不同的时代

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也会穿上不同的情绪外衣。情感与情绪，由此构成让人玩味的关系。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兴起并深度融入社会生活，大众情绪的表达、传播和收集都变得更加容易。网络空间的互动性和匿名性，刺激着人们想说就说的冲动，也为这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可能。情绪，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触可听可留存。

当各种情绪在互联网上便捷、直率地表达，一些文艺作品因情绪饱满而受到欢迎，一些作品主打情绪陪伴，还有一些作品专注于情绪输出、情绪释放。有的创作者甚至把文艺完全等同于“电子榨菜”或“视觉快乐水”，以简单“直给”为能事，算法推荐机制则帮助传播平台轻松拿捏用户“情绪软肋”，及时精准地把“情绪解药”喂到用户嘴边，带来瞬时的满足。文艺正在成为情绪消费的对象。

对于情绪在文艺中的新角色，不应全盘否定，而需辩证视之。当我们一连几个小时刷微短剧停不下来，大概率是想在上下滑动的“拇指运动”中等到好人团圆、坏人伏法的结局，“出一口气”，心里才踏实，从情绪释放中完成价值确认。而我们观看一部戏剧作品时，如果全心入戏，又哭又笑，往往是因为先被舞台人物的情绪所感染，进而感同身受地走进他们的命运故事。调动读者观众的情绪，是衡量作品感染力的重要标准。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人们过着更忙碌的生活，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

力，文化休闲时间更加碎片化，客观上更需要“情绪满足型”文艺来抚慰焦虑的内心，放松紧绷的神经。

但更应看到，文艺承担着育心志、养情操的功能，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而非单纯的情绪宣泄。优秀的创作者必然是情绪的洞察者，能够敏锐感受和捕捉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情绪，运用价值的、审美的法则淘洗之、提炼之，并以适当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将其演绎为故事，塑造于人物。小说《平凡的世界》、电视剧《渴望》、电影《芙蓉镇》等风靡一时的作品，无不如此。在那些看似飘忽易逝的情绪背后，是民意，是人心，是时代之河流淌的印痕。

文艺创作不排斥情绪表达，但更需要情感抒发；文艺欣赏不回避情绪释放，但更需价值认同基础上的情感共鸣。如果只满足“浅和薄”的情绪渴求，而忽视“深和厚”的情感追求，长此以往，文艺抵达生活和人性深处的愿望必然降低，剖析历史和社会肌理的能力也将被削弱，其艺术价值和审美内涵都随之下降，甚至还会破坏社会审美口味和创作生态。

不论情绪还是情感，都是生活的产物。创作者只有真正深入生活，才能从多层次的生活之“情”中，提炼多样化的艺术之“美”。不断丰富作品的情感气象，需要从三个维度拾级而上。

从社会议题到思想主题的深化。微短剧《家里家外》之所以受到欢迎，固然和剧中重男

轻女偏见、婆媳矛盾等热议话题有关，更重要的是剧集没有停留在单向度的情绪输出，而是在不断反转的剧情中顺势导入颇具思想深度和情感温度的主题内涵。社会议题固然火热，但不通过扎实的情节落地，不在思想和情感中进行深化，终究不能深入人心。

从大众情绪到时代情感的凝练。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成长过程中与周遭世界的碰撞，伴随挣扎与反抗而来的孤单和愤懑，无疑是让很多人感同身受的情绪，但情绪之上，这部作品真正让人热血沸腾的，还是哪吒和敖丙在直面自我、直面世界中勇往直前的冲劲，而后者，正和锐意奋进的时代气质相吻合。

从情绪满足到心灵滋养的升华。情绪价值让一部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飞快，但只能给人情绪价值的作品，注定走不远。以《手捧人间一束光》《我恋禾谷》等新近涌现的新大众文艺作品为例，它们受到欢迎，既因为作者的“素人”身份本身会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实现相似的情绪抒发，更因为这些“劳动者之歌”洋溢的生活真情，如繁星点亮烟火人间的角角落落，温暖着读者的心。

当今时代，大众情绪多样复杂、快速变化，时代情感恢弘深沉、赤忱饱满。创作的触角理应深入其间，从最鲜活的生活体验中汲取最丰沛的情感能量，刻印足迹，叩问心灵，彰显万千气象。

(作者为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锐见

新编戏之新，离不开戏曲美学传统，离不开真切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与观众同呼吸的当代表达

熊之莺

『表演式创新』不可取

不少戏曲观众会有这样的体验：老戏烂熟于胸，却常看常新；一些场面炫目、声势颇大的新编戏，观之却觉得空洞疏离，缺少时代气息。令人不禁发问：这些外表新颖的作品，为什么观感比传唱上百年的老戏还要陈旧几分？

一种艺术形式要保持生命力，需要不断与新的观众产生连接。创排新编戏，本是戏曲丰富表现力、直面当下生活的重要途径。不过一些新编戏的创新，没有扎根活波生动的现实，而是停留在现象的浮表，做些新布景新行头，摆上几块显示屏，设计一套复杂的灯光效果，缺乏对社会情绪的观照，对真实人性的体察。“陈旧感”的背后，是创作态度的敷衍和创造精神的匮乏。

古人称剧本为“传奇”，可见一出好戏，首要的是讲足令人耳目一新的故事。然而，近年的新编戏创作却存在同质化倾向，有的剧情失之悬浮，有的反复套用同一个情节模式。比如，一表现农村题材，就是“干部勤恳却工作受阻，村民善良却易被坏人误导”的套路；一展现英模人物，就是为工作不顾家庭、不顾病痛的强行煽情。只要看个开头便知道结尾，观众何来再次走进剧场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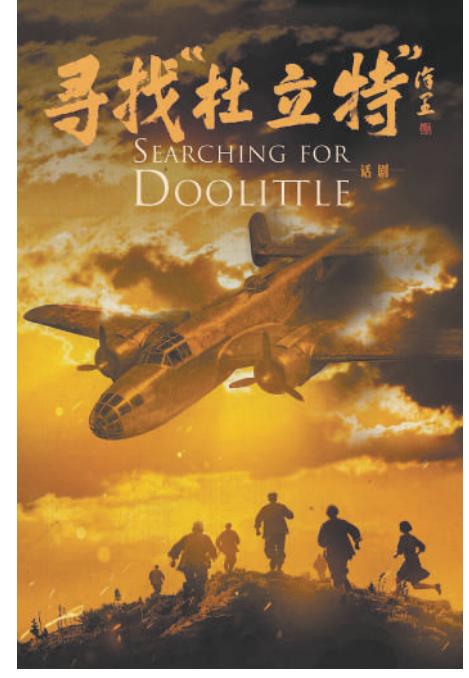
故事的新颖离不开突破套路的创意，也离不开对生活的真切观察。京剧《华子良》另辟蹊径，将目光聚焦于小说《红岩》中的一个配角，以“装疯卖傻”写革命者的忍辱负重。越剧《舞台姐妹》把越剧艺人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真实经历与心路历程搬上舞台，不仅活色生香，对喜爱越剧、熟知掌故的观众更有天然的吸引力。立意的深度与观演的趣味性并存，才是戏剧应有的样貌。

当故事陷入概念先行的窠臼，人物就容易失去血肉，沦为观念的注脚，而非情感丰富的鲜活生命。于是，观众看到的就是单薄的概念符号，难免“与我有关”的悲欢离合。将人物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虽然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却依然需要今天的创作者花费一番苦功。

内容无法真正触动观众，技术也就成了装饰。一些编剧执着于玩转叙事花活，演员急着标新立异，院团引入并不熟悉戏曲舞台语汇的导演，给作品套上一个貌似新颖的“跨界”外壳……类似的“表演式创新”，丢失了戏曲艺术本体长年积累而成的美感。

老戏也是经过长期的打磨与修改，才能历久弥新。新编戏更不能一演即弃，演完就扔，需要在反复演出中不断打磨。新编戏之新，离不开戏曲美学传统，离不开真切的生命体验，离不开与观众同呼吸的当代表达。唯有摆脱叙事上的惰性和对舞台技术的盲目依赖，秉持打造经典的耐性与坚韧，新编戏才能真正具备与“新”相配的蓬勃生命力。

文艺评论



话剧《寻找“杜立特”》海报

资料图片

德喝断当阳桥”，唱的不是张飞的勇武，而是明知不可为却选择不再后退的自己。

正是在这一刻，江半出完成了自己的成长，《寻找“杜立特”》也完成了它真正的寻找——选择把人“做全”的人。杜立特行动在军事史上的意义早有定论，但这部作品所关心的，不是战争如何改变世界，而是在战争之中，普通人如何为他人作出选择、承担风险。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剧作通过一系列具体可感的关系，把遥远的反法西斯记忆重新带回当下。经历了如此漫长而艰难的历史与现实，人们是否能够跨越差异、彼此托付？舞台上不断擂响的大鼓，让观众听见自己心中的答案。

(作者单位：中央戏剧学院)

青山一道同风雨 ——观话剧《寻找“杜立特”》

袁 婷

美国飞行员杜立特，30岁出头便在全封闭座舱内仅靠仪表精准完成起降，为现代盲飞技术奠定基础。二战期间，珍珠港遭受后，他受命率编队对东京实施突袭，打破了日本本土的“安全神话”，极大提振了反法西斯同盟士气，史称“杜立特行动”。

由中国煤矿文工团和中共衢州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的原创话剧《寻找“杜立特”》近日在京演出，作品没有讲述杜立特的传奇故事，甚至没有出现杜立特本人，取而代之的是杜立特突袭队坠机后的两名美国普通士兵曼奇和法克特；救助他们的，也并非哪位英雄，而是一群生活在浙江衢州乡村的普通农民。一块巨大的B-25飞机残骸横亘于舞台中央，它既是战争的遗迹，也是沉默的幕布：关于杜立特突袭队轰炸东京、向中国撤退以及获得衢州民众救助的历史影像，不断投影在残骸之上。战争及其历史在这里显得真实又遥远；与之相对的是舞台上人与人的相遇，真实且触手可及。

男主角江半出在衢州修建机场，本是为配合杜立特行动，但由于任务高度保密，他对大洋彼岸的决策一无所知；当曼奇和法克特从天而降，面对他们的满口英语，江半出同样一无所知。因为一无所知，也就没有预设立场，只剩下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本能回应。

《寻找“杜立特”》持续追问：来自异国的陌生人还能建立怎样的联系？江半出把恋人桂花为他煮的面端给曼奇，使用筷子需要学习，以食物饱腹则不用。桂花的孩子高烧不退，曼奇要给孩子服用退烧药，而桂花的婆婆受过八国联军侵华之苦，将所有“洋人”

视为敌人，坚决阻拦，最后孩子服了药，病情好转，婆婆心中的成见也随之打消。

共同的失去，使这种关系在彼此施与的基础上愈加深刻。江半出的挚友徐志远死于日军轰炸，曼奇的战友法克特被江半出救出后不久，也因受伤严重而离世。在此之前，他们都曾一同想象过战后的生括，无论是在衢州老家置一块地，还是为美国的母亲建一座房子，两人并无二致。而此刻，江半出手握徐志远送他的钢笔，曼奇凝望法克特的项链，感受到同样的哀伤。曼奇唱起美国民谣《梦见家和母亲》，江半出则唱起李叔同填词的《送别》，不同的语言，在同样的旋律深处合流：知交半零落，今宵别梦寒。

这一层共鸣最终被推向仪式的层面。江半出和同乡将法克特葬于江氏祖坟，并为他举行了一场中式葬礼，捧盒、送灵，将原本只属于“自己人”的仪式，完整给予了一位异国的年轻士兵。与之呼应的，是曼奇为江半出和桂花主持的西式婚礼，简朴而克制，只是祝福与见证。葬礼与婚礼，一送一迎，终始一始，跨越江海与时空，被纳入同样庄重的生死秩序中。

这一切，江半出始终以他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他是婺剧票友，头脑里装的全是戏中人。看到奄奄一息的法克特，他想到的是《赵氏孤儿》中的程婴，世间从无天生的英雄，不过是在退无可退之际，仍有人选择站出来，把该做的事做完。目睹徐志远在轰炸中丧生，他因恐惧逃回家中，这是战争面前的自然反应；后来，为了护送曼奇离开，在桂花“做人不能只做半出”的劝解下，又勇敢地回到机场。在全剧最后，他终于唱完了那一出“张翼

短视频时代，长播客为何能抓住耳朵

刘 洋

艺海观澜

真正具有文化生命力的内容，始终植根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变迁的用心观察，以及对媒介特质的创造性运用

在短视频主导快节奏传播的当下，播客这一需要耐心与专注力的“慢媒介”异军突起。据统计，2025年中文播客听众规模预计超过1.7亿人，正在走向更广泛的大众。这并非偶然的媒介逆袭，而是当下文艺生态对受众精神需求的精准回应——播客的崛起，本质是真实对话的价值回归、全民共创的生态赋能，更是信息碎片化时代人们对深度连接的刚性需求。

播客的流行，首先植根于声音媒介不

可替代的场景适配力。走路、健身、驾驶等需要手眼的时刻，决定了声音是最安全高效的信息通道。这种独特属性，让播客精准嵌入现代人的生活缝隙，用零散时间完成知识补给与情感陪伴，既契合多任务处理的生活习惯，又填补了快节奏下的精神空缺。与短视频的被动接收不同，播客“听觉漫游”的形态，不干扰日常行动，让人们获得了主动探索的思想空间，这种场景适配性正是其突围的基础。

更深的原因，在于播客对视觉信息过载的有力纠偏。短视频的高效传播背后，也有思维浅表化的隐忧，而播客营造的“声学情境”，恰似一座随身携带的“深阅读”小屋。它不依赖视觉冲击，通过真实声构建起耳语般的亲切感与沉浸式氛围，让情感不断流动、观点产生共鸣，为受众抵御信息喧嚣提供了一面屏障。比如“跳岛FM”聚合了作家、译者、学者的多声部对话，如同一场场文学沙龙，从西游故事变迁史谈到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从《安徒生童话》谈到中国民谣，让文学经典在当下文化语境中重新生长；“故事FM”由亲历者讲述人生体验，与现在及未来的受众谈心。

无论是边疆教师还是都市保安，每段讲述都像一扇窗，推开即是另一个人的生活现场。

播客的蓬勃，离不开全民共创的新大众文艺生态。一部手机即可制作的低门槛，让“人人皆可做播客”成为现实。专业机构提供品质示范，普通创作者凭借知识深耕与个性表达填补垂直领域，职业生产与用户创作相互激发，形成了涵盖文化、科技、方言、民俗、新兴职业等多元内容的声场。这种全民参与的活跃氛围，让播客摆脱了传统媒介的局限，成为兼具专业性与烟火气的文艺载体。

风口会变，但人们对心灵连接、思想碰撞的需求永远都在。播客的兴起，不仅为新时代文艺增添了新的表达形态，更印证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具有文化生命力的内容，始终植根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变迁的用心观察，以及对媒介特质的创造性运用。播客的魅力从不是“长”的形式，而是“深”的内涵与“真”的温度。这就需要创作者持续锤炼核心竞争力，用更丰富的认知图景、内容创意和情感共鸣，与现在及未来的受众谈心。

AI 漫剧打开传统经典

看台人语

近来，漫剧席卷各大视听平台。这种运用AI技术，将网文和漫画转化成视频的动漫短剧，戳中了用户需求：短小精悍，爽感十足，很是解压。但跟网文、微短剧相似，光速涌现的AI漫剧，不免重形式、轻故事，内容深度不够。

一些创作者和平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尝试开掘传统文化宝库，使剧目滋味更绵长。《山海经》《西游记》等经典里的恢弘设定，借由AI的强大算力和网文漫画的瑰丽想象，化作更加震撼的视听效果和奇诡世界，使得漫剧的酣畅体验，不只源于视听感官的“爽”，更拓展至文化血脉的“燃”。《封神演义》里威严冷酷的“通天教主”有了“呆萌”的人情味；孙悟空“俺老孙来也”在竖屏中响起……这种“新瓶装陈酿”的尝试，也与年轻人求新求变、不拘一格的“潮文化”审美高度匹配。

守住价值底线，坚持内容精品化，希望这股激荡着国风与科技的创作浪潮，让更多好故事从触摸屏幕的指尖，流向热爱传统文化的心间。

(上海市闵行区 陈寒冰)

电影《东北警察故事3》海报

资料图片



电影《东北警察故事3》海报

资料图片

当下文化品类增多，动作电影不再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般火爆，但从网络电影的“功夫热”能够看出，只要脚踏实地把“打戏”做到极致，此类作品依然能够唤起观影热情。李红旗的饰演者谢苗，就在这条赛道上凭借自己的武术功底和多年持续深耕，传承李小龙、成龙、李连杰、甄子丹、吴京等演员开辟的“功夫片”传统，推出了“东北警察故事”系列，也为中国动作电影传承发展带来新可能。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副教授)



电影《东北警察故事3》海报

资料图片